

阿尔茨海默病,是一种发生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常见原发性退行性疾病,也是老年性痴呆中最常见的类型,以记忆障碍、失语、失用、失认、视空间技能损害、执行功能障碍以及人格和行为改变等全面性痴呆表现为特征,病因复杂,迄今未明。

阿尔茨海默病发病大多集中在65岁以上人群中,在症状出现后平均存活4到8年。当疾病造成记忆断点,最亲的人,竟然无法相识;曾经家中的柱梁,成为最脆弱的那一个,这场以离别为终点的告别过程中,虽然漫长,但每一天都弥足珍贵。

■文/图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李琪

困在时间里的人



02 故事

【陪伴与不舍】

“妈妈要打我,我笑着伸头过去挨打”

9月18日傍晚,正在客厅和儿子下棋,突然一只杯子砸了过来,42岁的罗银森(化名)来不及躲,硬生生地挨了一下。

罗银森痛得吸了一口气,却没有动怒,他知道,这是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妈妈砸的。“每天都被妈妈骂,偶尔会被打,她总怀疑我们偷她的钱和吃的。”罗银森说,现在在家里每天都“热闹”。

罗银森是郴州人,妈妈杜莉莲(化名)曾经营镇上最大超市,是个女强人。

“父亲早逝,她养活我和两个妹妹,供我们上大学,母亲为了家庭殚精竭虑。”在罗银森眼中,妈妈像个超人,更是他精神的依靠。3年前,杜莉莲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,人越来越糊涂,今年已经认不出身边的人了。

“最开始只是有点健忘,直到她把我认成了我儿子。”罗银森回忆,2021年6月25日,是妻子的生日,中餐时家人小聚了一下。结果在饭桌上,妈妈一直叫自己“兜兜”,还把剥好的虾子,喂给自己吃。

“一家人都惊呆了,兜兜是我儿子的小名。”当天下午,罗银森就带着母亲到了医院,医生根据老人的症状,判断为阿尔茨海默病,因为就医比较及时,还属于早期。

“吃了 many 药,康复都做了,病情进展很快。”罗银森说,老人病情越来越严重,如今已经认不得身边的人,而且性格大变,动不动就谩骂别人,还经常动手,家人照顾起来很辛苦。

罗银森坦言,和妈妈相处的时间已进入倒计时,自己每一天都很不舍。

“她要打我,我就笑着伸头过去,或许再过几年,想挨打都没得挨了。”罗银森眼圈微微发红,他只希望为家庭付出一切的妈妈,能够在晚年时有尊严、被呵护,享受自己曾经赐予孩子们的安心与温暖,直到离别的那一天。

忘记自己是谁,却记得女儿电话

当亲人因疾病“记忆断点”,陪伴背后是无奈与不舍



医师周妮娜在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进行诊查。

【照护与坚持】

家人的暖心照顾,让患者病情发展放缓

“很多患者刚就医时还认得我,随着病情的进展,到后来就不认得我了。”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(湖南省脑科医院)神经内科主任医师、神内二区主任周妮娜接诊过很多阿尔茨海默病患者,对于患者最终会忘记自己的事实,她也经常会伤神。

长沙老人朱焕驰就是其中一个,她已经忘记4年多来一直给自己看病的医生。但老人在遭遇病情时的经历,家人的不放弃,周妮娜觉得,值得更多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属了解学习。

4年前,朱焕驰因为记忆力下降,在老伴周爹爹的陪伴下来到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就诊,接诊她的就是周妮娜。

老伴确诊阿尔茨海默病后,周爹爹非常平静,耐心向医生了解疾病发展的进程、症状,以及应该注意的事项。得知“社交”是延缓病情的“良药”,周爹爹每天带着老伴去她最喜欢的湘江边跳舞。参加运动、耐心交朋友,这些都让朱焕驰病情发展放慢,状态也保持得很好。

两年之后,朱焕驰的情况突然急剧恶化,性格改变,天天和周爹爹争吵,家庭氛围时刻剑拔弩张。不得已的情况下,周爹爹带着老伴再次就诊,确诊病情非常严重,医生建议送入精神科进行治疗。

周爹爹十分不舍,数次拒绝将老伴送到精神科,表示自己可以坚持照护。在医生反复解释下,最终同意并为老伴请了护工,坚持前来探望,陪她渡过难关。坚持治疗一段时间,朱焕驰情绪逐渐稳定,回到家中。

“周爹爹真的耐心,对老伴无比细心,现在焕驰已经不用吃精神方面的药物了,人也比较清醒,生活还能自理。”周妮娜坦言,老人的病情可以控制得这样好,和家人的不放弃,坚持陪伴照护治疗,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

“现在,周爹爹依旧每天照顾老伴。”周妮娜表示,从自己接诊的患者家庭来看,能得到妥善照顾的老人,病情发展得更慢,更利于抑制病情。

【遗忘与记忆】

“忘记自己是谁,却记得我的电话号码”

“刚才吃了饭吗?我不记得了……”“没事,爸爸,忘记了我们就再吃一点。”9月19日,把懊恼、无助的父亲从餐桌扶到沙发上,杨礼把眼泪憋了回去,老人的阿尔茨海默病越来越严重,才吃完饭不到半小时,又喊着要吃饭。

这样的事,每天都在杨礼身边上演。

“我爸连自己的名字都忘记了,但一直没忘记我的电话号码。”谈起父亲的病情,36岁的杨礼瞬间红了眼。

今年元旦时候,杨礼从海南回到长沙,陪父母一起过节。她发现,父亲的记忆力变得非常差,经常忘记前几分钟自己说过的话,做过的事。

“感觉像丢了魂,我说要他帮忙拿手机,结果他转身就帮我拿了眼镜盒,而且根本不记得我说过什么。”父亲这样的症状,让身为独生女的杨礼非常担心,她带着老人到医院检查,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,而且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中晚期。

“其实爸爸早就有症状了,以前每次打电话总跟我说自己很好,是怕我担心。”杨礼哽咽难抑,自己这几年一直在海南工作,疫情期间都没怎么回来,忽视了父母的健康。让她更自责的是,爸爸如今已经严重到不记得自己的名字,但能熟练拨打自己的电话,那一串数字老人一直没忘。

自己还没有结婚,杨礼突然为此感到庆幸,因为自己可以全心全意地照顾老人。

“陪爸爸走访朋友,去他喜欢的花鸟市场,还养了乌龟。”爸爸忘记了什么,就帮他“再记忆”一遍,但不能出现“你还记得吗”“我刚刚说过的”“能不能想起来”这样的话语。如今,老人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病情严重性,经常为了自己的健忘感到懊恼。老人心中本来就着急,这些“禁止性”词语一问出来,老人就会更急,更难过,郁郁寡欢,对病情非常不好。

“希望时光再慢一点!”杨礼说,让她可以陪爸爸走更久,更远。

